

0893

97-5

獨秀文存



王獻  
吾

# 質問東方雜誌記者

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

東方雜誌第十五卷六號，譯載日本東亞之光雜誌『中西文明之評判』一文，同號該誌論文『功利主義與學術』又四號該誌之『迷亂之現代人心』皆持相類之論調。東方記者既譯載此文，又別著論文援引而是證之，其意可見矣。余對於此等論調，頗有疑點，條列左方，謹乞東方記者之賜教：

(1)『中西文明之評判』文中，其重要部分，爲徵引德人台里烏司氏評論中國人胡某之著作。按歐戰前後類於此等著述，惟辜鴻銘氏有之，日本人讀漢音辜胡相似，其或以此致誤。辜老先生之言論宗旨，國人之所知也，東方記者其與辜爲同志耶？敢問。

(2) 弗蘭士氏謂台里烏司氏承認孔子倫理之優越；又云胡君對於民主的美國寧對於德國之同情較多。夫孔子之倫理如何，德國之政體如何，辜鴻銘康有為張勳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東方記者亦贊同之否？敢問。

(3) 『功利主義與學術』文中有言曰：『二十年來，有民權自由之說，有立憲共和之說；民權之與自由，立憲之與共和，在歐美人爲之，或用以去其封建神權之舊制，或藉以實現人道正義之理想，宜若非功利主義，所能賅括矣。而吾國人不然，其有取乎此者，亦以盛強著稱於世之歐美人嘗經過此階級，吾欲比隆歐美而享盛強之幸福，不可不步趨其軌轍耳。』誠如東方記者之言，豈主張國人反對民權自由，反對立憲共和，不欲比隆歐美不享盛強之幸福耶？敢問。

(4) 自廣義言之，人世間去功利主義無善行。釋迦之自覺覺他，孔子之言禮立教，耶穌之殺身救世，與夫主張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諸說，以去封建神權之革命家，以及東方記者痛斥功利主義之有害學術，非皆以有功於國有利於羣爲目的乎？今固徹頭徹尾頌揚功

利主義者也。功之反爲罪，利之反爲害，東方記者倘反對功利主義，豈贊成罪害主義者乎？敢問。

(5) 東方記者誤以貪鄙主義爲功利主義，故以權利競爭爲政治上之功利主義，以崇拜強權爲倫理上之功利主義，以營求高官厚祿爲學術上之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果如是乎？敢問。

(6) 東方記者謂：『此時之社會，於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後壁，祇赤條條地剩一個穿衣吃飯之目的而已。』夫古今中外之禮法制度，其成立之根本原因，試剝膚以求，有一不直接或間接爲穿衣吃飯而設者乎？個人生活必要之維持，必不可以貪鄙責之也。東方記者倘薄視穿衣吃飯，以爲功利主義之流弊，而何以又言『猶有一事爲功利主義妨阻學術之總因，則此主義之作用，能使社會組織劇變，個人人生計迫促，而無從容研學之餘暇，是也。』原來東方記者亦重視穿衣吃飯如此，豈非與『君子謀道不謀食，愛道不憂貧』之非功利主義相衝突乎？敢問。

(7) 東方記者以反對功利主義故，并利益多數國民之通俗書籍文字而亦反對之；然則東方記者之所爲文章，何以不模仿周誥殷盤，而書以篆籀，其理由安在？敢問。

(8) 東方記者以反對功利主義故，并教育普及而亦反對之；竟云：「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衆，不特無益學術，而反足以害之。」夫書籍之良否，果悉以售價之高下爲標準乎？上海各書局之出版物，售價奇昂，果皆有益於學術者乎？歐美各種小冊叢書，售價極廉，果皆無益於學術者乎？倘謂一國之文化，重在少數人有高深之學，不在教育普及；則歐洲中古寺院教育及今之印度婆羅門亦多碩學奇士，以視現代歐美文化如何？敢問。

(9) 僖父君「迷亂之現代人心」文中，大意謂：「中國周孔以來，儒學統一思想界未聞獨創異說者，此我國之文明，即我國之國基。乃自西洋學說輸入，思想自由，吾人之精神界中，種種龐雜之思想，互相反撥，遂至國基喪失，可謂之精神界之破產；於是發生政治界之強有力主義，此主義即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當是非淆亂之時，快刀斬亂麻，亦不失爲痛快之舉；古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今人有行之者，德意志是也；惟此種強力，吾國此時尙

不可得，乃發生教育界迴避是非之實用主義；此主義爲免思想界各種主義相反相抵之紛擾，亦自可取；惟其注重物質生活，而棄置精神生活，其弊也。中國胡氏、德人台里烏司言之頗中肯。吾人今日迷途中之救濟，決不希望陷於混亂矛盾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於己國固有之文明。」云云。余今有請教於愴父君者：

(一)中國學術文化之發達，果以儒家統一以後之漢魏唐宋爲盛乎？抑以儒家統一以前之晚周爲盛乎？

(二)儒家不過學術之一種，倘以儒家統一爲國是爲文明，在邏輯上學術與儒術之內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獨創異說爲國是爲文明，將以附和雷同爲文明爲國是乎？則人間思想界與留聲機器有何區別？

(三)歐洲中世，史家所稱黑暗時代也；此時代中耶教思想統一全歐千有餘年，大與中土秦漢以來儒家統一相類；文藝復興後之文明，誠混亂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歐洲中世，優劣如何？

(四)近代中國之思想學術，即無歐化輸入，精神界已否破產？假定即未破產，儉父君所謂我國固有之文明與國基，是否有存在之價值？倘力排異說，以保存此固有之文明與國基，能否使吾族適應於二十世紀之生存而不削滅？

(五)儉父君謂：「吾人在西洋學說尙未輸入之時，讀聖賢之書，審事物之理，出而論世，則君道若何，臣節若何……關於名教綱常諸大端，則吾人所以爲是者，國人亦皆以爲是，雖有智者不能以爲非也，雖有強者不能以爲非也。」儉父君所謂我國固有之文明與國基，如此如此。請問此種文明，此種國基，倘憂其喪失，憂其破產，而力圖保存之，則共和政體之下，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當作何解？謂之迷亂，謂之謀叛共和國，不亦宜乎？

(六)儉父君之意，頗以中國此時無強有力者以強刃壓倒一切主義主張爲憾；然則洪憲時代，頗有此等景象，儉父君曾稱快否？

(七)儉父君謂：「古代教育，皆注重於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則埋沒於物質生

活之中。」又云：「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濟，決不能希望於自外輸入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於固有之文明。」請問儉父君古代之精神生活，是否即君道臣節及名教綱常諸大義，或即種種惡臭之生活？（儉父君所稱賞之列氏著作中，

曾謂：中國人不潔之辭，即中國人重精神不重物質之證。）

西洋文明，於物質生活以外，

是否亦有精神文明？我中國除儒家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以外，是否絕無他

種文明？除強以儒教統一外，吾國固有之文明，是否免於混亂矛盾？以希望

思想界統一故，獨尊儒家而黜百學，是否發揮固有文明之道？儉父君既以為

非己國固有文明，周公孔子之道，決不足以救濟中國，而何以於工藝雜誌序文

中，（見第十五卷第四號東方雜誌）又云：「國家社會之進行，道德之向上，皆與經濟

有密切之關係。而經濟之充裕，其由於工藝之發達。十餘年以來，有運動改

革政治者，有主張提倡道德者，鄙人以為工藝苟興，政治道德諸問題，皆迎刃而

解。非然者，雖周孔復生，亦將無所措手。」是豈非薄視周公孔子而提倡物



質萬能主義乎？今後果不採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與國基治理中國，他事之進化與否且不論，即此現行無君之共和國體，如何處置？由斯以談，孰為魔鬼？孰為陷吾人於迷亂者？孰為謀叛國憲之罪犯？敢問。

(10) 「中西文明之評判」之中有云：「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夢囈乎？敢問。

(11) 胡氏謂：「中國之文化為完全較之歐洲文化，著為優良。」又云：「至醇至聖之孔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文人以達於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故諸君（指西洋人）當棄其錯誤之世界觀，而採用中國之世界觀，此諸君唯一之救濟也。」此固不但謂非中國固有之文明，不足以救濟中國，更進一步，而謂「歐洲人非學於我等中國人不可。」（胡氏原語。）案辜鴻銘氏夙昔輕視歐洲之文明，即在歐人之倫理觀念，（即此文之所謂世界觀）以其不知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義也。辜氏於政治，力尊君主獨裁之大權；不但目共和為叛逆，即英國式之君主立憲，亦屬無道。彼意以為一國中，只應有上

論而不應有憲法。憲法者，不啻侵犯君主神聖，破壞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之怪物也。此等見解之是非，姑且不論，東方雜誌記者諸君倘以為是，則發行此誌之商務印書館何以不用歐洲文譯中國書，輸出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優良文明以救濟世界；却偏要用中國文譯歐洲書，輸入混亂矛盾之文化，以亂我中國聖人之道，使我中國人思想自由，使我中國人國是喪失，精神界破產，迷亂而不可救濟耶？敢問。

(12) 台里烏司氏謂：『歐洲之文化，不合於倫理之用，此胡君之主張，亦殊正當；胡君著作之主旨，實在於此。彼以其二千五百年以來之倫理的國民的經驗，視吾歐人，殆如小兒；吾人傾聽彼之言論，使吾人對於世界觀之大問題，悵然有感矣。』彼迂腐無知識之台里烏司氏，在德意志人中，料必為崇拜君權反對平民共和主義之怪物，其稱許辜氏之合理與否，人所必論。獨怪東方記者處共和政體之下，竟譯錄辜之言而稱許之。豈以辜氏倫理上之主張為正當耶？敢問。

(13) 台里烏司氏謂：『歐洲之道義，全屬於物質的。倫理之方面，即以賞罰之概念為

主。中國在紀元前五百年，既有大心理學者，從精神之根本動機，說明善爲自成與自樂，非依酬報而動者。」按此即倫理學上動機論與功利論之分歧點，亦即中西文化鴻溝之一也。此二者之是非且不論，今所欲論者，動機論之倫理觀，豈中國所獨有而歐洲所無乎？所以造成今日歐洲之莊嚴者，非進化論發達以來，近代 Utilitarianism 戰勝古代 Asceticism 及基督教之效乎？敢問。

(14) 胡氏謂：「歐洲人在學校所學者，一則曰知識，再則曰知識，三則曰知識；中國在學校所學者，爲君子之道。」夫個人人格之養成，豈不爲歐校所重？即按之實際，歐人中人格健全所謂 Gentleman 者，其數量豈不遠勝於我中國人乎？崇拜孔夫子之中國人，其人格足當君子者，果有幾人？且智力德三者并重，爲近代教育之通則；若夫 Herbert 派之專事外行之陶冶，及胡氏所謂學爲君子之道，果爲完全教育乎？敢問。

(15) 台里烏司氏稱：「中國人三歲之兒童，在學校中學中國大思想家之思想；德國人在學校，於自國文化之高頂，絕不得聞。」夫教兒童以大思想家之思想，果爲教育心理學

原則之所許乎？試觀中國印度及回教各民族之兒童教育，皆以誦習古聖經典爲重，其效果如何？敢問。

(16) 台里烏司氏承認孔子倫理之優越，而視歐西之倫理，爲全然物質主義。且推賞胡氏之著作，謂微妙銳利，無逾於此書。而胡氏嘗中曾謂中國人不潔之癖，爲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意於物質之一佐證。不知所謂精神者，爲何等不潔之物？敢問。

以上疑問，乞東方記者一一賜以詳明之解答，慎勿以籠統不中要害不合邏輯之議論見教；籠統議論，固前此東方記者黃遠庸君之所痛斥也。

一九一八，九，一五。

## 附錄一 中西文明之評判

譯日本雜誌  
「東亞之光」

平 佚

有中國人胡某者，於開戰前後在德國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種，一名「中國對於歐洲思

想之辯護，』爲開戰前所刊；一名『中國國民之精神與戰爭之血路』爲開戰後所刊者。

歐美人對於東洋民族多以爲劣等國民，偶或見其長處，則直驚呼，以爲黃禍其真傾耳於東洋人之言論者極少；有時對於東洋人之言論呈贊詞者多出於一時之好奇心或屬於外交辭令而已。

然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於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對於他人之批評虛心坦懷以傾聽者亦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時未必有人過問，而此時却引起相當之反響，爲贊否種種議論之的。今紹介其贊成者反對者與中立者之代表的意見，俾讀者得知其概略焉。

台里烏司氏者對於此二書頗表同情，其批評之大意如下：

胡君者，保守者也。彼以古中國之文化爲完全，較之歐洲文化著爲優良。彼謂「諸君——歐人——於精神上之問題，即唯一之重大問題，非學於我等中國人不可；否則諸君之全文化，不日必將瓦解。諸君之文化不合於用，蓋諸君之文化基於物質主義及恐怖與貪慾

者也。至醇至聖之孔夫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示人以達於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故諸君當棄其錯誤之世界觀而採用中國之世界觀。此諸君唯一之救濟法也。』云云。

胡君之忠告原不免稚氣，蓋人雖有採用新稅制新制服者，而無輕易採用新世界觀者也。又中國之文化於蒙古人種依其特殊之種性而尙有差別，在全異之人種未必可以移植。况我等歐人自身之世界觀自有完成之期，故吾人對於胡君之忠告惟有謝絕之而已。然謂歐洲之文化不合於倫理之用，此胡君之主張亦殊正當。胡君著作之主旨實在於此。彼以其二千五百年以來之倫理的國民的經驗視吾歐人殆如小兒，吾人傾聽彼之言論使吾人對於世界觀之大問題悵然有感矣。

夫歐洲人之世界觀與中國人之世界觀原無可比較。歐洲人在今日尙無所謂自己之世界觀者，歐洲擁其實地上之成功，高視一切，然其文化之殿堂中最神聖者，彼實無造之能力。英國固無英國之世界觀，法國亦然，德國亦然。是等諸國，僅有自猶太小亞細亞

希臘之襤褸上剝落而難布之世界觀。雖歐洲之思想家亦有本於近代精神所產生之科學以新造國民的特有之世界觀者，而是等之思想家對於從來國民之見解與公認的世界觀之形成，無有何等之影響。我偉大德意志思想家之思想，學校中未嘗體會之，通國之民不能知之。

此實爲全問題之要點。胡君對於此點譏評深切。彼謂「我等中國人固不能深知歐洲人，歐洲人亦不能深知中國人。兩者之間，固有重大之區別。然中國人尙能知自己之文化，歐人對於自己之文化大都盲目。」胡君此言，誠切歐洲之弱點。勒薩爾（德意志社會民權黨之創立者）亦曾發此感嘆，謂「德意志之諸大思想家如羣鶴高翔天際，地上之人不得聞其羽搏之微音。」

中國人三歲之兒童在學校中學中國大思想家之思想，洞澈其精神；德國人在學校，於自國文化之高頂絕不得聞見。埃開，哈爾德培，梅蘭普尼，休披那塞，康德，費息德休林克，哥，黑知爾等偉大思想家，學校中不能受其影響，對於國民之感化故意隔絕之。

今世人類議學校之改革，彼等晏坐案頭，編新教案之事項，歷史須增二三時間，地理之  
二三時間中須教以某項某項，如是議論雖屢有所聞，而主要重大之問題，却不敢著手。主  
要問題者何？即德意志偉大思想家之精神可使之活動於學校否？德意志人於思想  
上任至何時可不建自己之家屋乎？德意志精神之內不須產出真實自由之新世界觀乎？  
凡此種種皆重大問題，而世人竟不注意。德人所自矜之廉恥心，豈不愛其戟刺乎？德人  
之勇氣，果在何處乎？此怯懦因循，安於半解，甘於卑下之病根也。

胡君既看破此歐洲之大弱點，故雖目觀歐洲之鐵道電信及其他研究精確之事業，不  
起特別尊敬之念。以歐人於其最切要者，何故反缺焉不講？胡君之眼光正射於此也。

此其故由於精神的興味之缺乏與精神的熱烈擁護之缺乏也。歐洲人之倫理要素被實  
地的功利要素所壓倒，優雅與微妙之情緒屈而不能伸，即宗教方面亦帶物質主義之特徵。

茲舉例以實之，則自西亞細亞入歐洲之道義之主旨全屬於物質的；其所謂善含有法  
律的命令之意，不從者降之以罰，從者酬之以賞，倫理之方面，即以如斯賞罰之概念為主。



是非甚低級粗野之倫理觀之顯著特徵乎？中國在紀元前五百年既有大心理學者從精神之根本動機說明，善爲自成與自樂，非依酬報而動者，是以中國人有健全純潔高貴完全之國民的倫理觀，且極爲人間的而非抽象的。歐洲人從來缺乏造成如斯之倫理觀之能力，而尤可惜者，則我大思想家之思想成績雖已有造成如是特獨之世界觀之基礎與端緒，而不以與之於國民，使此事業乃倍覺困難焉。

歐洲人於精神上無何等之根據點。彼等初入學校所學者爲猶太與後期希臘之世界觀。此原不能常保其統一。無何，即以正反對之自然科學及有形知識入據彼等中心，由宗教傳說而起之倫理的感情與全然冷酷之物質主義互相反撥，無一處能統一明瞭。其於倫理觀也，先以不可不然之訓誡注入。此種訓誡，一壓制的，固定的，且極幼稚的，一無何等心理上之襯托，未幾即以精密之科學所產出與前之誠正相反對之進化論，生存競爭與本能之法則，提示彼等，肉迫彼等實現，與理想絕不調和。由如是混亂矛盾中教育而來之歐洲人，於出學校之後，更從各處聽受哲學體系上之斷片，而於哲學之真相則又無考求